

13 | 花园——父母爱情

14 | 悦览——什么是家

15 | 非遗——葫芦烙画



沧州人物

武师吴安永

■白世国

沧州城南的曹庄子自古民风强悍，素有习武之风，大六合、滑拳、弹腿、燕青等门派皆有流传。

吴安永，回族，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出生于曹庄子，家境贫寒。少年时，吴安永拜燕青名家余贵之为师。

吴安永以其诚投在诸多名师门下，习大六合、滑拳等七个门派功夫，拳械皆精。南门外的李庆临即吴安永授业师傅之一。李家世代习武，开镖局、办国木社，威名赫赫。每至正月，李庆临邀请各门派高手切磋武艺，管吃管住，持续数日。吴安永出场献艺，借机博采众长。

吴安永习武刻苦。鸡叫头遍，必到运河边习武。特别是冬日，天寒地冻，大河冰封，吴安永拳来脚往，练得汗湿衣衫。

民国初年，有军阀来沧州招聘武术教官，武林界推荐吴安永。即将成行，因母亲坚决不允而作罢。如此以来，吴安永的人生也就平淡了许多。

吴安永在捷地码头脚行谋生，有一帮脚夫兄弟拥护他。过往船只装卸货物

都愿找吴安永，他厚道，有威望，处事公道，不欺生。

冬季，船运停歇。吴安永前往海堡贩盐谋生，专走小路，以避开盐巡。中途路僻村稀，常有歹人出没。有次，吴安永骑毛驴去海堡，遇到一中年男人。那人说走累了，租毛驴顺路骑一程。吴安永觉得合算，与之并行。

走了一段路，那人趁吴安永不注意，突然向驴屁股上狠拍几巴掌，毛驴颠开四蹄向前跑去。毛驴被拐走，吴安永并未惊慌，俯身解下小腿上的沙袋，纵身蹿上荒野中的一棵榆树，攥了一根手臂粗细的树枝，捋去枝杈，提棍纵步猛追。

骑驴人看了个满眼，不断地挥舞缰绳抽打毛驴快速逃离。吴安永步履如风，距离越来越近。骑驴人逃脱不了，勒住缰绳滚下驴背，连连作揖赔礼。吴安永狠狠踹他几脚，告诫他：再遇见你为非作歹，定打断你的双腿。从此，这一带平安了许多。

日伪时期的一天，吴安永在村边割草，忽然听到枪响，赶紧躲到荆条丛后。片刻，有人拎着手枪慌慌张张跑过来，不时回头打一枪。远处有几个百姓尾随追来。吴安永意识到此人非良善之辈，瞅准时机，猛地从荆条丛后蹿出，拦住那人。那人一惊，抬手就是一枪。吴安永身如闪电，探手托他小臂，枪声响起，也扣住这人的手腕，用力一拧把枪夺在手中，飞起一脚将其踢倒。那人也很利索，翻身起来落荒就跑。后面的人追上来，大家交谈得知逃走的是个劫匪，抢了他们的卖牛钱。众人追去，抓了匪徒。

彼时，曹庄子土地贫瘠，且易涝，务农难以糊口。吴安永用独轮车推着行李和刀枪棍棒，与妻儿漂泊异乡，卖艺求活路。

后来，一家人落户于肃宁县郭家楼村，分了土地，过上安稳日子。吴安永在肃宁传艺数载，门徒无数。

1983年，吴安永病逝于郭家楼，享年85岁。

沧州老俗话

敢则地

敢则地(di)，也说“敢是的(di)”，沧州话里是一种表示肯定的赞叹。比如，“听说沧州城里的大运河，这几年变化挺大啦呢”“敢则地，二八三的村是赶不上啊”！

(知微庐主)

你说我说

孙克升：“敢则地”，大家注意过这么一说吗？比如，“大哥，李三这不还挺仁义吗，愣把他大伯欠的账给还上了”“敢则地，这小子有点热乎劲！”

丁香雪：我们这里说“敢是地”，意思相同。

吴树强：感恩滴。

王凤良：敢兹地！敢子地！敢斯地！不敢确定第二个字的正字是哪个？相当于“敢情！是这样”。我记得话剧《茶馆》里就有一句“敢情”！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收录了“敢自”。

秦云峰：“敢自”，是我们那儿常说的一句话，一般人都懂。

宫瑞梅：“姐，十一，俺们想出去玩儿，你说去哪儿好呢？”

“到处都是人，玩儿也玩不好，还堵车，还是在家呆着吧……”

“你感恩滴哪都去过，俺们也就这几天有点时间，还再不出去转转？”

王凤良：甲：“我最近发现老赵这人真不错！”

乙：“敢自地！超大善人！”

曲炳国：我理解是“敢情是这样的”，说多了，精简了。

宫瑞梅：是不是意思一样，只是发音不一样？我们老家一般说“gan—si—di”。

王凤良：“你还教我呢？敢自你也不会啊！”

孙克升：“听说白家这几年变化挺大啦呢！”

“呵，敢则地，二八三的村是赶不上啊！”



沧州风物

老沧州城规模

■杨崇凯

老沧州城是什么样子呢？据我小时候的记忆，当时城墙周长不过8里，沧州城不过1平方公里的面积。历史上虽然大修过几次，但基本上仍保留着1947年沧州解放前后的范围和规模。

沧州城有城墙，也有城门。沧州城又叫“狮子城”，又因形似古装官帽，又叫“幞头城”，百姓俗称“纱帽城”。沧州城池历时近500年，虽经多次修葺，到沧州解放时，已是残垣断壁，满目疮痍，一副破败的景象。

沧州城解放后，随着城市的发展，城墙逐渐被拆除，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只有北城墙的东端尚存100多

米，民兵搞射击训练做为靶挡。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已完全拆除，护城河也相继填平了。

城墙的范围和位置大体是这样的：从西北角说，就是现在的维明路南侧最西端和水月寺大街东侧交汇处。北城墙从这里向东，沿着维明路南侧直到建设大街，城墙的东北角就在维明路南侧向东到建设大街西侧的交汇处，东城墙从这里开始沿建设大街西侧往南到解放路中心附近，这里也就是城墙的东南角，从这里沿解放路向西过清池大道再向西，到原华沙商场，在这里向北拐，到现在的建新大厦北侧再向西拐，直到现在的水月寺大街东侧，这里是城墙的西南角，从这里往北沿水月寺大街东侧向北直到西北角。城墙围成的沧州城图形样子，像一顶官帽（乌纱帽）。

我见到的城墙很高，

现在回忆大约10米左右，厚平均不少于六七米。城墙的顶上至少也有五六米宽，顶上由白灰和粘土夯筑，可供战车行驶，任凭多年风吹雨淋，仍保持着原来的样子。

城墙上的城砖不知什么年代，什么原因拆除了，在我的记忆里，城墙是土的，有城砖的痕迹，因为有了城砖，所以城墙顶上没有垛口，是平的。史料记载城墙底厚折合10米多，因只剩下土城墙了，所以显得没有那么厚。2000年10月顺城商厦施工时，发现砌有青砖的城墙，砖的体积较大，每块重约10公斤。这些砖足以证明当时城墙的坚固程度。

沧州城所有的城门楼子都是青色的大城砖砌筑。城墙外面有护城河，水面宽约10米，护城里常年有水，其水源来自城外若干个大小互相互连通的水坑，城墙及城门在解放沧州时都存在，特别是小南门，保存得还比较完整。



老物件

石鼓

■徐孟茹

石鼓，因外形似鼓，被称为石鼓。成语中“门当户对”中的门当，就是大户人家门前精雕细琢的两面石鼓门枕，而在大门框上凸出的四尊木头雕刻的漆金“寿”字门簪，就是“户对”。民间所说的“门当户对”就是指这石鼓和门簪。

津浦铁路没修通之前，连镇运

河码头达四五处之多。位于东光口的这处码头规模最大，特别是航运繁忙期，光装卸工人就多达二三百人。因毗邻顺河街，占有天时地利，是经商设号、发家致富的风水宝地。

清朝末年，有东光南街官宦人家马允登一支后裔迫于生计，携家

带口迁来了连镇，在东光口一带做起了生意。

至民国时期，这支马家后裔因经商有道已成了连镇街上的富裕人家。马允登的十八世孙的门前，至今仍矗立着一面石鼓。它见证了清末民国时期运河繁忙的景象，也见证了新社会的巨大变化。

